



江保集
文

四十七

服部文庫
117
725
5



117
725
5



徂徠集卷之十

物茂卿著

序一十首

次公字敘贈行

周藩諸生縣文孺次公之載贄來見也人或覘其刺訾笑質俚無文者則相謂曰子生三月其父咳名之二十弱冠迺賓命之字名字之相為耦其在闕里之門回淵損騫商夏賜貢偃游是皆文屬辭比義於是乎取諸薰足以飾其父之志自古之道也若夫世之

五來集

卷之十

一

117 725 (5)

稱長公次公者。率從旁名道其兄弟行。而相資重乎爾。是可以爲字與。三加之時。冠辭謂其何。彼已氏非西鄙人邪。夫其鄰里州黨。宜若莫有以爲賓焉者耳。文孺則病之。求解於予。蓋班史有之。而黃蓋兩次公者最著。雖宋時微梁氏之子。段使不識其爲霸。爲寬。饒。而獨不識爲漢人邪。故曰次公者漢人之字也。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其亦學爲漢人哉。三代之後。唯漢漢唯二司馬當其時。蜀方鄉文翁之化。而河汾。違龍門不遠。培植之厚。實生異人。是莫有鄉薦紳先生爲之冠字。祝贊相命。務嘉美張大乎其所由名。以

昭明夫成人之行。使其父兄宗族驩聽而樂道之者。邪。顧其爲子長長卿。迺何取乎。遷與相如。亦莫所怪。於次公焉。故曰漢人之俗爲然也。近世學士家。棄蔑本藝。唯末流是沿。帖括剽竊。旁引佛老。語足以嚇人。其稍自憙者。亦甘爲歐蘓奴隸。而不知史漢何物。間或一二及之。則諉曰童州時受讀塾中師。亦曰樸學耳。且識古人姓名。何益於文章哉。伺其鼻間栩栩然。是母以怨其率昏訾笑也。夫周者山以南一都會也。自內藝興之用。以伯西諸侯。乃心王室。勞徠弗怠。宿儒耆卿。抱蜀典籍。盡歸乎來。於是乎絃歌之聲。聞乎

四境外。文氣攸蒸。門司赤馬。異璞產研。風人騷士。往往乎出。以至今弗衰。且也今藩主。其先非江氏苗裔乎。其亦得非世受司馬氏言。以爲大學西曹主者乎。雖然。吾未識其鄉薦紳先生。能爲漢人學乎否也。吾識之自文孺始。文孺爲人也。質直。其於漢人也爲近。雖然。吾不願其如黃蓋。兩次公。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若寬若嚴。奉使稱意。所至有循良聲也。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身在下僚。言迺千秋。雖有循吏。不有良史。是何以傳焉。故吾迺願其能爲司馬氏也。古人曰。子長之文。質而不俚。文孺之爲人。其斯

爲最近哉。故吾由次公及之。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且二年。業成將歸。故書以當君子之贈。文孺其用。勉之哉。

送長藩醫仲邛玄與序

是歲夏六月。長藩之侍醫仲翁。造物子廬而別。迺言曰。不佞祇役于是都。暮之日之餘者。幾希。然困吾藩三尺。不能朝夕承教也。夫其咫尺。萬里庸別焉。且也不佞髮鬢髮然白。而寡君出命之。不于常。庸識其臂。可再把乎否也。方今會之日而離之日矣。子其何脩。而可以比仁者之贈也。物子謝不敏。不可。則曰。以吾

之拙乎。醫而儒是跳而迺。馮嬖者爲效。寧不貽爲士者。姍笑乎。雖然。子以通家之誼。儼然辱臨之。是烏可終恕乎。無言也。蓋吾之戒其弟。母家于伎。母以他善飾厥躬。云爾。亦要其志之專已。今子亦知夫經方之爲賤。伎邪不與士大夫伍也。苟愧焉。則運耳不愧焉。則安耳。弗運弗安。依違乎二者之間。是伎之所由拙也。昔唐虞之世。不有垂炙。折暨伯與夔龍者哉。其它則亡聞焉。孔子謂夔。達樂而不達禮。謂之偏。夔之安于偏也。所謂母以它善飾厥躬者也。載于書典。祭于學。稱揚于聖人君子之口。其偏而賤也。亦安耳。降帝

而王。周公之秩其禮。尚且秩醫于天官之屬。而它執垂炙。折暨伯與夔龍之伎者。不與存焉。泝而上之。厲山氏之王天下。尚且屑屑然躬鞭赭。其草木之區。而它禮樂文物之藝。不與存焉。是其祿血肉之軀。以全性命之寄者。寧莫有以取諸帝王之治哉。而史之典于帝。母論其有無闕文。均之偏而伎也。亦夔之倫也。而伎之於道。其貴賤之別。昭昭乎。不可誣焉。苟帝王而有取諸。則其賤也。亦安耳。夫自士農不復合。而其世祿者。多子姓。其父母暨族長老。聚謀其室。而曰。伯可嗣亡虞。仲若季。爲儒或醫乎。僧乎。儒貧。僧鈔。生人

樂唯醫乎。可以致富而貴人朋。其父母所冀欲。塵此而子之稱良者。亦能庚續其志云耳。迺母論其術成不成。稍能目辨其參釜。口習高陽生若而行。輒從一奚奴背藥囊。于後來還街衢如織。以覬希旁觀。以爲術行者。人則見以爲大售。故匆遽迺爾。輒用腎腸以試其毒。幸或已權貴富鉅豪者。疾數四聲。遂隆隆然起矣。由此而往。婁有天倖。不亢于刀圭。其糈可以養百口者。蓋所爲其術之成也。次之。或值數奇。姑且舍其刀圭之所由靈。務養佼於王侯間。某也好女樂。某也濡首長夜飲。某也翩翩佳公子。頗瀟灑愛歌詩。若

浮屠道。某某也好古鼎尊彝器。若相劍與古圖書。習爲賞鑒家言。某某腹心而爪牙。某某其所最憐客。某某可介。某某辨且慧。可使游大人者。求知取友。羽翼漸生。蠅營螳慕。百方以中其欲。於是乎五侯七貴坐上。皆有君卿也。而揣摩所成。游道益廣。是今之君卿者。安在其諳奇胥本草哉。然其所爲作湯液餌疾者。亦有其術乎存焉。方其初接也。務柔其齊。庶乎莫有所瞋眩。可以持久。而偶倖之。或獲及曠日之鮮效。而彼其心怠也。驟剛其齊。以爲萬一之計。將效邪。我收其聲譽。將毒邪。以嫁禍于後人。亟請而應。以辟其兇。請而端

往以擊其惰。潔其去留。以媚外人。溫其顏色。以媚主人。與其有殺人聲。寧我藥之弗靈。而其心謂是足以引年都市間。以聲問不衰矣。世蓋獨無醫哉。亦莫有識醫者。唯其都衣冠。而盛驕從。可以聳人之目者。顧余。齟齬望愈尊。以族時所稱爲扁鵲者。死竟得以承乏代其人也。是夫所爲處乎世者。其知大且遠也。則與其縣壺一廛地。招手聚路上人。以圖錐刀之贏者。庸可同日而語哉。亦鄉者所謂家于伎之巧者也。謂之巧于伎者。眩焉。雖然。世運一波。滔滔然不反。其先進與後進之相輩。若欲執方伎於其間。以爲都下第一。

人而不由斯道。以有至焉者。不也。子欲之。則爲之。若或其稍倖倖自喜者。其心則謂醫雖方伎。亦周時所稱爲士焉耳。卽詩書禮樂。被之四體。是烏可廢邪。迺以誦讀敝精。擎蹠束神。而其志之弗分。或尠焉。藥之性有所未核乎。欲小試之。大傷人生。是不仁也。病之情有所未竟乎。彼怠而予。猶且朝夕眈眈之。數斯疏矣。是不義也。朝士之月執謁閣老。殆無虛日乎。而吾欲有所厲精于伎乎。莫有能時其拜趨。是無禮也。貧而疾者。疾其貧也。而吾欲有所衣食之乎。庶可以已其疾乎。以破我訾而不足。是無知也。凡斯仁義禮知。

四者士君子所由以貴者也。善之飾厥躬，莫是過者也。而其于方伎，亡當也。故欲巧乎方伎者，莫若學夫佞倂丈人焉。夫佞倂丈人者，賤之人也。承蜩者，賤之伎也。方夫其蜩是承也，庸問其伎之賤哉？亦庸問其我之賤哉？名焉而不問，利焉而不問，百爾翫好嗜欲焉而不問，唯蜩焉是問，莫有外物之撓其心，莫有它善之分其志，是伎之所由以巧者也。今夫方伎之於承蜩也，孰大而小焉？方伎之士之於佞倂丈人也，孰貴而賤焉？彼其小且賤也，猶且處心若是其安，而用志若是其專也，何也？伎不若是不巧焉，故今子欲巧

乎其伎，則亦安其賤而已，亦專其志而已。故吾蓋曰：毋家于伎，毋以它善飾厥身云爾。吾之語吾弟者，止是而吾弟遂以是乎運焉。今復以語子，子也者，巧乎其伎者也，莫用吾言為矣。其亦以是而語其子活也邪？吾故非欲活也，之以是而運焉者也。雖然，吾之視活也，猶吾弟而吾之所知者是耳也。故今復以語子，仲翁則憮然少之曰：不佞，今由子之言而得聞夫伎之所由巧，與其所由興者焉乎爾。其歸而以語之活也邪？亦在活也之所擇而取焉耳。遂書以為贈。

送香洲師序

或云巢由之於佛儕類也。世博士家宿儒先生者率相詆排以謂是胥溺者之言。必援聖人之徒。按往舊造說求其所亡。藉其所近似以誣罔欺夫小子無識人。亦唯新莽之禘舜耳。不然好奇之過也。而余則以其知言哉。傳曰。非天之降材爾殊也者。言其有恒也。人之材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夫松之葉鬣而柏側掌。雖土壤栽培之或移乎。其鬣與側掌者自如。材之所。有恒。今猶古耳。橘踰淮爲枳。不聞其爲桃李與。菰者非類也。若夫諸引根沮洳成鰻。人皆覩其化。豈不大。愧駭異事乎。然而其涎涎者同補人性。不渝矣。天之

生物有倫有脊故也。夫佛與巢由者。不皆种澹惛墨。不屑事事者乎。今有若人。而古昔世何無之。雖蠻貊之邦皆爾。亦人之材。有倫有脊故也。故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其有若材也。則太史公。迺疑有無其人。是易唯二百八十二爻。豈理乎。材同也。或爲巢由。若虞仲夷逸。或爲佛。或爲伯陽。爲莊列。若於陵陳仲子。其在戰國。則魯仲連黃石公。漢則商顏綺園梅福嚴子陵。晉而下。阮籍劉伶清談諸君子。陸羽逃茗林逋託乎梅。輓近世。文徵仲陳眉公李漁輩。雖其人人殊。論其材乎。皆是物也。要之爲道裂世。

行從集 卷之十
波風俗積靡然者。枳與鰻屬耳。段使諉曰箕山之上。穎水之陽。何言之傳。何功之紀。而佛有修多羅。有波羅密。是其人弗類也。夫海外僻陬之地。聖人不興。民蚩蚩莫識所嚮。段使巢由當之。亦爨火之代乎。明也。虞仲放言。在中國則不傳。巢由者。固堯舜之交也。豈其不賢。不知終身不能言哉。均之不傳者。有聖人折衷之也。故吾曰。佛生乎唐虞時。在中國亦庶乎逸民之徒也。草衣木食。巖棲不二宿。不皆逸民之操乎。所謂出家者。始自亂君臣之倫也。清靜不堪事。不堪則逃。逃之虛空而後可已。其欲出世者。高尚之志。遂不

吾

知所裁焉耳。及其徒。富貴之心。交戰乎胸中。因緣放言。以附益之。廣大曼衍。無所不至。出家乎家。成度世乎。顧慕歆艷之不已。其所爲。置立乎幽明之間者。儼然王者之事矣。教與其人。於是乎岐焉。佛之心。不亦荒哉。故吾蓋於毘尼。而知其爲逸民之節哉。君嘗持是說。以求於天下之爲佛者。尠矣乎一人之能合也。秩其爵。叙其膺。飾以錦襪。壯以伽藍。割名山以據。有之。抱圖牒以系之世。是則世封之家哉。門戶瓜分。寔繁有徒。各守畦畛。信信乎磨牙相噬。是則旗鼓之任哉。地獄天堂。怵愚民以驅之。是則挾賞罰之權哉。鐘

鼓梵唄。森如濟如。是則襲禮樂之似哉。祝嘏禱禳薦
 醮。壽張為幻。是則巫祝宗人墓大夫之為哉。即其上
 焉者。言則語性論道。夷攷其所欲為。皆與四民並植
 成業乎。世云爾。問其所能肖其祖者。亦唯不噉葷。不
 色色。是已。雪山檀特之謂何。甚或糶油蜜象肉。變童
 以當內。是甚於其真焉者。吾持是說久之。而後迺得
 吾香洲以語之。雖曰不吾之信。亦莫逆於其心矣。香
 洲吾姑之夫之子。幼孤承其兄命出家。所師誓願寺
 僧業淨土。則亦業淨土。其心獨以業已出家為僧。僧
 所為出家。毘尼是已。庶乎佛之遺矣。得戒山律師師

之。不啻葷色。是斷二百有五十毘尼者。皆成。蓋佛之
 具體云。始籍增上寺。則曰。義學徒聚訟哉。望望然去
 之洛。直若其浼之然。在洛籍萬無寺。寺僧皆沙彌。妬
 其出已上而軋之出。則曰。誥命尚且厭棄之矣。况它
 哉。望望然又去之海西。肥肥者其父祖之邦也。士女
 歸之。若蟻慕羶。又去之東都。不啻若浼之耳。其在東
 都。一切杜絕來者。而唯吾之依。吾不為福田利益。供
 其衣食也。為其有兄弟義也。香洲則迺欣然安之矣。
 居五年。稍稍又有以寺請者。至則慨然言曰。鬱多僧
 伽黎羶。尚在邪。蟻之復至。宜也。渠其謂吾為婦邪。吾

聞之東奧者。帝之息壤也。是可逃乎。歲已五夏。又望望然去之。奧方其將行也。來造余別。眎其衣混矣。吁嗟。子今其鄉巢由之徒者。非邪。雖然。奧之俗。驚驚者多。鄉佛。卽外觀之。是剗。猶且毘尼者在也。子之足跡于海內。殆乎徧矣。蟻之復聚。其去何之。卽奧之踰海。亦謂猶有毛人氏之國乎。其俗愈益。驚驚矣哉。亡已其詩乎。詩之爲物。散之爲空。構斯成色。倏忽乎色之與空相遇。象之與境相成。辟則化人之宮。幻出大虛中。淨土極樂。箕山潁水。何所不有。其斯謂之無何有之鄉。是其可逃乎。且奧有松島鹽灶之勝。是最宜乎

詩。且詩不有靈一者邪。亦律師也。世律師者何限。靈一獨以詩不朽哉。且逃於地。不若逃之詩。逃之詩。其奧與它邦亡論也。唯詩是眎。人亦何毘尼之問也。亡已其詩乎。香洲笑唯唯。迺曰。久矣。子之界吾之道也。雖然。巢由以下。合吾之好矣。今之所言乎。逃亦適吾之用矣。吾其姑且以詩應世。當乎放言可也。庶乎蟻之瑾戶耳。是謝子之贈。遂別。

送野生之洛序

龍門子述五帝德。采其言之尤雅馴者。是則雅嘑之別遠矣。迨後世。曼禹氏之徒。乃曰。古之嘑。今而謂之

雅是亦胡然。通聲音于今古。窈眇乎其無際也。唯自
晁卿不反。備公莫繼。而吾東方之學者。固足迹之
所限。聲字之學。悉爲文具。是以其所呻佔畢者。咸在
華人之恒言。而宋儒麀尾性命。明士口吻雌黃。方言
鄉音。往往乎在。則率皆爲難字之過。徒哦柴桑翁之
詩以止焉耳。至於埤蒼五雅。詁訓具存。則乃怪誥盤
之不罄牙也。是亦何其顛倒艱易。乃爾邪。間者予較
二十一史。六朝以還。言之涉俚常者。何限。若宋史不
耐煩。齊書東西梁書。樓羅透水。南史北史。笨子細功。
夫。凡若斯類。更僕亦未之有能殫焉。故予謂無已。則

崎陽之學乎。崎者夷夏之交也。海舶環奇之所輻湊
處也。譯人居之。其爲俗也。羯羗不均。奢豪喜游。是以
其人折節而學焉者。或鮮矣。然其辨官徵晰。腭齒通
曉。方國之言。蓋亦楚人之在莊嶽間者焉乎爾。嗚呼
吾之冥游崎陽者久矣。哉。管子有言。思之不已。神將
來助。予始之。得崎人蘇山鞍生。次之。得東野藤生。藤
生也者。學諸崎人石吳峯氏者也。又得摛謙野先生
者。以友之。亦崎人林蘿山氏之甥也。是皆入其戶。闕
其人。倭其衣冠。華其笑語。莫不愕眙相顧。以爲六十
有六州之地。所鍾何甫氣。以生若人焉。其學大氏主

水許西游西廂明月之類耳。鄙瑣猥褻。牛鬼蛇神。口
莫擇言。唯華是效。其究也。必歸乎協今古。一雅嘖。以
明聲音之道。乃止耳。習而通之。則大海之西。赤縣之
州。其人。蓋且莫遇之矣。夫然後華人之所艱。吾亦艱
之。華人之所易。吾亦易之。何至於顛倒如嚮所謂者
哉。是可謂吾。東方之人所據。以爲其學問之地者
也。嗚呼。非吾有神助。其亦惡能得。若人以友之也邪。
會野先生有槩乎世。而將游于洛。予旣不能挽而留
之。乃從而愆。愆之曰。吾二數人者。何翅吾。東方之
人邪。乃可以往天下之人也。况其于洛邪。亦况吾關

中之所得而擅有之哉。且也。世之軒輊關洛之學者。
則謂洛者。共主之居。寒暑風雨之所會焉。山川秀
麗。土潔水冽。其民也。斷斷然。其君子也。間暇以樂。故
其學。貴周密。以詳緩。其文章。悠然有曠世之思。又謂
關中者。與王之地。元氣之所鬱。渤焉。莽蒼千里。負海
抱原。其民也。夸。其君子也。喜趨事功。故其學。貴先立
其大者。其文章。颯颯乎有大國之音。是皆孰若崎之
爲萬國大都會。而華風之所漸靡也乎。要之。聲字之
學。二者未之有聞焉。况先生者。生于崎。學于關。今而
往于洛。則天之牖洛人。將埤益之以一方之學。歟。先

生去矣。洛下書生之咏行且擁鼻于先生也。先生之去也。留玄琴一張爲別。夫琴者大雅之器也。將以吾知音歟。故吾亦言聲音雅嘖通別之旨。以爲酬其贈。若其戀戀之情。則請爲洛人而割之也已。

送左子巖序

仙臺左子巖將歸也。物子蓋有所屬云。初子巖以畫名其邦中。已嗜書軼乎畫。已又明詩嫻文辭。旁通經史。以盡乎道。可不謂奇士哉。惟昔庖羲觀乎圖書契。所興本之則一已。乃子瞻元章子昂。徵明輩。率皆由此而達諸彼者爾。華夏雖大乎。古今茫茫。人物雲繁。

尚何莫有畫史而盡乎道者也。畫而稱史。古之時蓋往往有之。則通習載籍。帝王盛衰之故。輿地山川所奠。禮樂所以因革。按圖而眎諸掌。多識於鳥獸草木。以象之。有燁其色。吾思其人而不得之矣。今乃獲子巖哉。不佞茂卿。少小潛心風雅。誦其詩。尚友其人。世代覓邈。其聲音笑貌之不可知。而諷詠所至。神之與遇。轉盼之間。交一臂而失之。則悵然久之。遂歷選鴻匠。肇自屈宋。西京魏晉。唐之初盛。以迄有明。亡慮六十人。人采一詩。精神所在。形之丹青。日暮可遇。是豈俗工之所能哉。則非子巖不可也。子巖唯唯。先是三

年富春山人。爲采真游。以至奧。則子嚴相得驩甚。以爲奇遇也。今年余歲五十。徵詩山人。則子嚴具書幣致賀不佞。夢寐於吾黨。尋潘臺見召。竭來東都。則造謁牛門。又以爲奇遇也。烏乎。余甫艾。而子嚴踰耆。今也歸矣。其能可復邪。故山人之遇可恒。余之遇不可恒。則有憾於奇已。夫余夢寐古人。交一臂而失之。是其憾亦猶子嚴之憾邪。雖然。夢寐古人。假手子嚴詩。匪余口出乎。乃自吾選之。畫匪子嚴貌肖乎。迺自子嚴形之。子嚴携歸。而余之遇可恒。畫成寄于余。而子嚴之遇亦可恒。則無憾於奇也。況六十古人。日暮一堂之上。子嚴之技。藉以不朽。其遇之奇。何啻余三人已乎。而余有賴於子嚴也。子嚴唯唯。書以贈之。尚以成其奇哉。

贈對書記兩伯陽叙

對府書記兩君伯陽。以辛壬歲。從其府公。僉韓使東來。於是乎始識孝孺赤關之館。爲曹丘生于吾黨也。越二年。歲在甲。又奉府公之命東來。於是乎始訪余牛門之廬。俾其子顯允行東脩于門下也。厥明年。歲在乙。君竣事將歸。余執臂而言曰。勗哉兩君。將母賢勞與。雖然。士之生於斯世。而獲用其材者。皆不幸哉。

御集 卷之十
雨君勗哉。蓋自有杜氏以馬上定海內。而歷代相承。控弦成俗。事無大小。一切武斷。亾事乎文字矣。及至神祖龍興。崇尚墳素。凡百制度。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海內靡然。鄉風者百年于茲。然猶尚政。因其民。民不改俗。操觚之士。塵塵乎獲用其材焉。朝廷之上。金馬玉堂之署。是則亾論已。海內侯國。以百數。國有文學。莫非具職。卽其橫經語聖。何有乎脩辭。若或登高作賦。搗藻若春葩。聊以自娛。何取乎大夫哉。故當今之世。文士之用其材。亾已乎。則外交耳。夫我之稱邊者。四東鄰毛人。松前氏治焉。南通中山。薩藩之所

轄之二者。業已爲臣妾於我焉。迺其地寒暑弗交。其俗獷馴或殊。均之蕞爾影國。有事則不足煩一旅。亾事則不敢自從。諸侯之後。而我長吏之所以道達上德意者。一比諸內郡。亾假于辭命矣。西則崎陽。海外華夷。萬國所來。湊海內五民所爭趨。最稱難治。而國家特設填臺。戍以二侯國之兵。時時又遣參政執法之臣。以巡按之。是其於諸邊。豈可不謂重乎。然以余觀之。宜莫若對府重焉乎爾。夫諸夷瑣矣。華夏永樂之後。明旣絕我。我又絕清。廖廖乎莫有戎好之交。尙何用禮辭。亦惟民與民之交。征利其難治者。

行錄集 卷之二 十一
迺漢日南合浦類耳。蕃府則不然。蓋實司我北門管
籥。相距韓二百里而近。韓北接匈奴。西連壤華夏。其
介乎二大國。猶之春秋鄭乎。鄭以辭命。韓亦以辭命。
其人迺嫻於文也。然其于我也。以地則醜。以勢則敵。
又承豐王威寵之餘。則其所以慮我者深且備矣。唯
我國家柔綏之德也。而彼猶且秉世王之禮。萬一
釁啓。毋迺弗有。齊襄九世之志乎。若或貢聘一絕。則
人參繫乎海內生靈之命矣。是其重寧渠崎填之君
臨華民所市貨寶玩機巧之末。而况毛人流求。蒲伏
稽顙乎。松薩小吏之前。以獻其楛矢魚服蕉布貶酒。

亾所輕重乎我者類哉。夫對府之重。為最於諸邊。而
韓以辭命嫻於文。其重迺一萃于書記之任。故對府
書記。昔難其材。而以兩君之材。故易易耳。兩君為書
記數十年。置郵于兩情之際。其間夷險盤錯。必有外
人所不及聞者。而名譽著海內。重于三韓。夫對一侯
國。兩君一陪臣。以此其貌乎。而有關乎國家之大
者。焉。海內操觚欲求見其材者。不可得獲。而兩君迺
獲矣。豈非天幸邪。兩君雖賢勞乎。其亦益益修其明
德。以答天之寵靈哉。若夫經明而行惇。博學強識。旁
及華音韓語。莫不兼綜者。海內人之所悉。忠事禮接。

樂教育英才。福流于家庭。蘭玉有茁者。國人之所悉。超然遠覽。不拘流俗。有取諸狂簡。出驪黃之外者。吾黨之所悉。余又何言。余故特言其能。獲用其材乎國體之大者。以勗之爾。

送兩顯允序

西別兩世達。在余塾中者二月。以其不能安於王母之心。而將從其家先生歸也。迨歸。迺再拜而請曰。小子顯允業已歸矣。歸則不淹二年之久。必將奉教于左右。唯吾對僻居西海之西。而風馬牛之弗及。雖有鴻雁曷能朝夕。則雖有話言。亦曷能朝夕。敢請予曰。

有子家先生在焉。吾又何言。雖然。以子之三月在余塾中。而吾何必無言。居吾語子。今海內易郡縣而封建。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是則何取乎功名。必也子其續明乎家先生之業。以辭命爲對。府重邪。則莫詩若焉。將廓大乎家先生之道。以不朽爲海內重邪。則亦莫詩若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籍無非言也。孔子何獨取夫詩爲。蓋詩之爲教也。溫厚和平。而其爲言也。緣乎人情。協乎物宜。傳諸風聲。被諸民俗。比興所至。婉而成章。藹乎若春陽之炙物。燁乎若草木之敷其榮。要之

一以溫厚和平而出之故其爲用也。上自宗廟朝廷。下暨閭里委巷。內則闔闔外則列國朝聘燕享之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怒。惻然感于中。油然而說。渙然以解。沛然若江河。莫之能禦焉。豈非善言之最乎。以此而爲辭命。則于辭命乎何有。若夫古之立不朽者。二德莫尚焉。功不可幾。邪。唯言之不朽。亦不朽乎。善言。故詩三百篇。大半出於田畯紅女之口。而其寂寥短章。迺與典誥大策乎。並懸日月焉。且書易之與詩。可諷可詠之。矩之。矐不可爲典要。惇史之辭。蓋亦由此其選也。降及秦漢。莫不皆然。歷唐至宋。名理之

言存興於是。始擷其精。而遺其粗。以語乎教。則弁髦禮樂。以語乎政。則芻狗周官。以語乎文章。則糠粃其辭。理勝掩拙。強辨逞巧。辟諸深文之吏。人見以爲賢。知而吾不勝其譎也。顧其薄若蟬翼。輕若鴻毛。徐眎其色澤。有若槁木。是其由有所不獲乎。溫厚和平之旨。而後詩與文。迺爲天下裂矣。李杜不文。韓歐不詩。自此而還。滔滔弗反。文之與世益波。而古謂之何也。蓋易有之曰。利貞者性情也。秋乎秋乎。徒存本根。枝葉穫落。或喜其爲清明之象。而不知是謂之天地肅殺之氣矣。余觀於明王李之言。而後信夫孔子之

弗吾欺焉已。子其歸而有獲乎。溫厚和平之教邪。以此而修不朽之業。則于不朽之業乎。亦何有。雖然。吾豈欲子之若田峻紅女。廖廖乎稱不朽于短章者矣哉。對雖一侯國乎。亦唯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居則優游。出則委蛇。忠愛於君。闇保於官長。與朋友言切切。惓惓而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均之是物已。夫然然後出其緒餘。以鳴邦國之盛邪。颯颯乎其聲矣哉。自對而外而三韓。自對而內而封建之國。薄東海。風行而草偃。遠于置郵。則海內人人莫不跂予望之。以誦簡兮之詩。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是吾之所望子也。世達興。又再拜而曰。顯允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願先生載諸簡。因書爲贈。

送魯子歸海西序

初吾黨士相謂浮屠之文素賁。無當於五色矣。西冥魯子獨奮然自言。段使瞿曇當其世。踰葱嶺以東。世所傳修多羅。豈盡出於詩書下哉。迺其辭下比晉宋。譯者之鼻也。知言哉。居亾何。魯子文益進。蓋五色難可能名云。吾聞之。瞿曇之道。無假乎辭。無假乎辭者。無執乎辭。而什肆所傳。奉以爲經。益降而吐喝。噉。

禮記集解 卷之十
靡靡卑矣。為亾害也。殊不知為亾害者。為有益者已。故執與無執。其間不能以寸。則道猶辭也。辭猶道也。寂莫獨守其玄。小乘哉。要之與其見聲聞身瓔珞。莊嚴福相殊矣。魯子亦耻為什犇徒也。故魯子之所修。雖親稟瞿曇。而左莊筆受可也。故自有浮屠以來。未有魯子也。物子曰。東漢迺有瞿曇氏之儒哉。古之時。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農工商賈各有所事事。而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佔畢修於辭者。管晏老列。何適而非儒。尚能擇於瞿曇氏乎。故牽於同者。謂堯舜儒。見於異者。洙泗之間。斷斷如。豈足以知大同之世邪。

是其恒言矣。夫仲尼不興。我不幸而為儒。瞿曇之道。踰葱嶺。魯子幸而為儒。况今海內立不朽之業者。幾人邪。魯子信能儒哉。予又學華音於魯子。是吾黨所西歸而吾黨士多贈以吾則有猶龍之嘆乎哉。
上品以上此下脫有玩。今凡車之制。三品以上。十一字。唯日者。日恐自誤。而以到到。恐致誤。吾日亦心。恐亦春誤。

嘗按地經。稽其表所晷極星之高。庠與寒燠。所以大。逕廷者。則我之燕代哉。其地出良馬。其山莽宕。其水。淖滯。其人戇而勇。重遲鮮浮慧。至於不逞之徒。發難。

靡靡卑矣。爲亾害也。殊不知爲亾害者。爲有益者已。故執與無執。其間不能以寸。則道猶辭也。辭猶道也。寂寞獨守其玄。小乘哉。要之與其見聲聞身瓔珞。莊嚴福相殊矣。魯子亦耻爲什肆徒也。故魯子之所修。雖親稟瞿曇。而左莊筆受可也。故自有浮屠以來。未有魯子也。物子曰。東漢迺有瞿曇氏之儒哉。古之時。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農工商賈各有所事事。而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佔畢修於辭者。管晏老列。何適而非儒。尚能擇於瞿曇氏乎。故牽於同者。謂堯舜儒。見於異者。洙泗之間。斷斷如。豈足以知大同之世邪。

是其恒言矣。夫仲尼不興。我不幸而爲儒。瞿曇之道。踰葱嶺。魯子幸而爲儒。况今海內立不朽之業者。幾人邪。魯子信能儒哉。予又學華音於魯子。是吾黨所以有魯子焉。是歲夏。魯子將西歸。而吾黨士多贈以言者。嗟乎。魯子可以行乎哉。吾則有猶龍之嘆乎哉。

贈子和之三河掌書記序

子和狂生哉。迺奧人也。奧之爲州。延袤且數千里。蓋嘗按地經稽其表。所晷極星之高。庠與寒燠。所以天逕廷者。則我之燕代哉。其地出良馬。其山莽宕。其水淖滯。其人戇而勇。重遲鮮浮慧。至於不逞之徒。發難

阻山谷以數澤。亡命拒順。弗驟從。盤結牢乎不可解。喻毋聽。攻毋能破。以勞王師。殫海內之賦。莫如之何。古來惟奧爲然矣。昔在大寶之世。瓜分扶桑之壤。郡縣之則。奧實蔽它數十州之地。特置鎮東府。其北竟大將軍治焉。與筑之鎮西。屹然乎雙峙云。西以備唐。而東控制毛人。毛人雖獷乎。豈唐之儔哉。則奧之大與俗戇可知已。然猶且世不易帖服。如達谷盤。具諸王。及安氏清氏。其著者。迺士之以武。鷲稱。舉九服。莫奧是若。而文教之化。歷千餘歲之久。聞習鬱遏。不得耀於光明。何其晚也。及神祖龔定區宇。而後奧之

以賦百萬國者數十。皆得比古大守。職兼文武。子育其封內。於是乎百年始有子和者出焉。夫奧之俗。毋更都雅也。山水毋更秀而潔也。何其揆藻迺爾翩翩乎。文王作人。可謂信哉。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青蓮之爲人。嚶嚶然惟古之徒。迺其所爲。迂遠濶於事情。猶稟命奧之土。邪不遠千里。南游吾黨。愈益自意。攻古文辭。居則言其志也。曰吾奧北鄰毛人。而西滸海。東弱水。以左右望。三韓與蓬瀛之洲也。吾旣生不當秦皇漢武之世。安所得拔毛人之毛。襲以衣冠。迺迺毛其土乎。幸從物先生。修不朽之業。則王喬安期生。

且莫而遇之。所憾者未能濯纓浪水而石我詩醫無
問之顛是已。物先生謂予也。由是吾黨之士目之以
狂子和誠狂生哉。是歲己亥秋。朝鮮聘使當過三河。
而州侯職當供張。迺徵子和委以書記之任。六月望。
造予別矣。予酌之酒以言曰。子弗往而彼來。神之與
契哉。子行矣。夫三河者。今豐沛也。杜若之水。鳳來之
山。鬱鬱乎佳氣。庶以睹風之所自邪。子與韓客把臂
其間乎。豈特浪與醫無問云乎哉。子行矣。子和受爵
而飲。盡石。迺醉。悲歌忼慨。旁若無人。歌未畢。忽愀然
久之曰。吾聞之。朝鮮者燕之屬也。其風土吾等耳。然

又近虜虜酒薄。千鍾不醉人。彼其習於飲邪。安能飲
吾酒而吾之敵哉。是猶可憾也。遂去。子和誠狂生哉。

送釋玄海歸崎陽序

崎陽玄海上人將西歸。謁予乞言。予曰。瞿曇之道。我
未之學也。吾將何言。然上人好文。無已其文邪。瞿曇
之世尚矣。而其言朱離。其文蟹行。汶汶胥胥。不可以
躋作者之林。大藏八千。譯者以之。其在魏晉之際邪。
清言渚之里。言訛之故。瞿曇之文。莫踰六朝而上之
者。譯之故也。上人業已與吾黨狂簡之士游者。十有
餘年。洛陽服子遷。金華平子和。盛稱其文。自釋氏以

來未有上人者。非誣也。之二子者。汚不阿其所好。豈
易言哉。上人亦喜誦左氏司馬之書。而悲夫穆天子
之傳不可得以讀焉。以其當瞿曇之世也。今夫崎陽
者。海西大都會。夷夏之交也。邇之朝鮮。流求遠之歐
駱。南交佛齊。佛狼瓜哇。渤泥之諸夷。莫不畢至。吾聞
有暹與羅斛者。金梵貝葉。赤衲螺結。蓋古身毒之南
竟也。其人歲或一至。必有能傳瞿曇之言者。而上人
譯之。豈復有什與樊之陋乎。上人之志。吾識其大者
乎爾。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假使上人藏諸名山大
川之上。雞足之仙。誰其遇之。安知千歲之後。必有上

人者乎。且上人生崎陽。方其幼也。尚未有知。迨東游
以求道。所經歷大都者數十。小都者數百。足跡殆乎
窮海之濱。得與服平二子者從游。而後知日本小也。
今西歸崎陽。以與天下人游。而益知天下小也。則身
毒豈有能傳瞿曇之道者乎。上人其反求諸什與樊
之譯。落落者玉。碌碌者石。文章之道。明若觀火。大聖
千歲且暮遇之。則豈必有曩者陋哉。吾所以屬上人
者。是已。上人曰。吾之歸也。省其親也。詩曰。人之有心
吾忖度之者。夫子之謂也。吾其暮年。必將復見夫子
迺行。

徂徠集卷之十

徂徠集卷之十一

物茂卿著

序七首

贈管童子序

享保甲辰秋七月。管童子年十三。以試賦詩讀未見
 書。特賜稟奉二百石。奉朝請。以從諸博士之列。當
 其時。都下聞者莫不驚嘆。嗟異。奔走以相傳。誦嘖嘖
 謂為百年來希覲盛事也。童子家大人為鑿官李陰
 先生。童子生而雋異。靈慧。迺弗屑為軒岐家之言。鬼

獵經史。諷詠菁華。迺又弗屑爲黃備氏之讀。先生爲謀其所問業。則曰吾其奚師。已乎其赤城邪。時予尚在赤城。赤城者謂予也。於是乎來見予。予一見以識其爲渥洼駒哉。予廬相距頗遙。而童子尚幼。弗勝衣。弗能蹙雙乎道塗。妻來見予。則俾大宰德夫往視其業。德夫倡以華音。則童子愈益孜孜。弗已。慨然自謂彼中人也。居亾何迺有今。命云是日先生置酒高會。吾黨諸子悉集。童子爲主。酒酣諸子各有贈言。予曰麟鳳龜龍瑞芝朱草者王者之祥也。王者之德隆盛和氣洋溢乎兩間。浮遊乎宇宙。網緼化醇。所蒸

以生。故不恒有焉。惟人亦然。韓彭絳灌雲興于楚漢之際。而文景之世。賈誼司馬遷相如枚乘嚴助虞丘壽王之徒。繼踵比肩以出。是寧特其性異稟然哉。亦時乎有以化之也。惟吾神祖既定海內。偃武修文。夙收羅山于西畿。煦濡以成其學。終爲一代儒宗。然是時戰國之習未盡除。以故京洛獨稱人文淵藪。而十數年來。操槩之士。迺益彬蔚于東都。豈非輦轂之下。首善之地。風教所自。愈久愈盛乎。故知列聖相承。累洽重熙。百年之久。所陶育以鼓鑄。蓂蕭棫樸之化。於斯爲盛。則譽髦之英。亦人之麟鳳龜龍瑞芝朱

草哉。夫至和所翔。靡遠弗屆。靡幽弗徹。窮陬下邑。于何弗有。而童子躬生於朝紳之家。違天尺五。鶴唳蚤聞。好爵縻之。榮亦大矣哉。雖然。國家設制。崇高豐大。比隆二代。予跽伏侯邛之末。側聞除目之所遷轉。增秩萬石。晉爵大夫。率無虛歲。而都人耳目所狃。玩愒爲常。恬且不駭。迺今童子之所爲榮。博士賤矣。二百石微矣。而其驚嘆嗟異。奔走弗已。嘖嘖以相傳誦者。獨何哉。蓋聖德方明。昭曠日躋。勵精爲治。迺舉百年之曠典。破時俗之拘攣。俾海內之民。由是曉然以知。上攸好學。而歲時條令所勸督。非文具也。其

效已見於今日者如此。則過此以往。仁聲迺孚。民應如響。何翅一童子之榮哉。吾儕陪臣。亦爲斯文慶之。若夫童子遠惟。列朝培育之化。有以使之近惟。當今拔擢之恩。有以榮之。益懋其德。追躅林公。以供國家異日之用者。是家人父子相勉勵之意。先生在焉。何諉予言。言畢。童子蹶然興而離席。以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大恩之不私哉。小子雖不敏。其不愈益自奮思。所以對敷。上之德意乎。因請而俾書。

贈于季子序

予倡古文辭于關。以東者十年。海內喁然。鄉風豪傑

之士往往裹糧以至者。西薄大海之濱而京洛獨寥寥。亾聞焉。人或怪之。予曰。豈亾乎哉。少須之。夫洛者。共主之所居也。王室更千歲。弗絕如綫。是寧一政邪。及至保平之際。典章文物。蓋變更殆盡。建武之後。霸王據之。夫操卓所奉。其亦自爲也。豈有意共哉。故飾弓馬以爲禮。節猿舞以爲樂。一切武斷。號令四海。豈復有意文哉。然君臣之義。亾解于中。則借禪以解之。王者之名。壓其所奉。則援中華以爲重。是鎌倉氏之所謀未遂。而北條氏之託以自恣也。於是禪盛而聖人之道廢。終有所困於辭命。則以僧爲行人。自斯之

後。叢林掌翰墨以爲職。而儒者之業掃地者二百年。國初縫掖之徒。皆其嚆類。髡形未化。夫禪繇宋元。則風之所自。可以知已。且洛王臣之外。唯工賈居之人。無恒祿。唯未是逐。織嗇之俗。周人惟肖。卽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開肆。百千成群。日弗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其孰能握觚仰頭視屋梁。曠日彌久。以竢其從神化來者哉。故雖有聰儁若仁齋。猶率乎其所習者。洛之所以陋是已。且洛之所爲重者。共主邪。王臣執周禮于秦火之餘。以欺海內。而名姬靡曼。百貨纖巧之所出。與其山川之韶秀。語

言之都雅。是亦洛人之所誇習。以爲意所見。既卑不復思其外。乃其所以難變爲尔。雖然。睿宥嵯峨之顛。豈亦莫有上古之蘖者邪。風之所被。豈吾力哉。昇平之澤。如雨如露。必有茁然以生者。少須之。居亾何果。有于季子者。履躅來謁。自謂其家隸船司空。仲季讀書蓬窓下。不與洛儒相識。面十年。而似有得焉者。是以不遠千里。特以相質。予已受其質。館定。俾解其業。則上古之蘖。旣生。以成枝葉者也。吾黨之士。皆相謂賈生復生于洛。吾黨服子遷。文章稱具體。實洛產也。幼而來東。不習其俗。近聞頗喟然有歸與之嘆。異日

子遷講道洛水之涇。而于生仲季左右之。則其庶乎。海內道路之所均。四方士輻湊以集其里。風之所被。豈吾關以東之比哉。是吾所望也。于生以仲疾且歸。故書而付之。以風洛人。

贈慧寂序

先王之道廢。而民失其生者久矣。今之釋氏。豈皆爲其道乎。爲其生也。葬于斯。祭于斯。又從而祈禳禱祝于斯。亦民之藉以爲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釋氏之終。不可廢乎世也。夫生者上之所制也。上不制生。而民各趣其攸利。疇能遏焉。是尚可言也。其先人所

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疇能易焉。故今之爲治者。迺因民之攸爲生而生焉。雖非先王之舊。亦可謂之不失先王之心也。已。韓愈而下。世薦紳先生。率多惡釋氏矣。迺忘先王之道。而惡彼之類已者也。夫世薦紳先生。語性語心。皆資之釋氏之道。而反惡其類已。不亦謬乎。夫語性語心。吾所傳先王之道所無也。且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釋氏則無之。豈爲類已乎。所類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已。夫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巫祝有之。先王之所不廢也。先王之所不廢。而已。則惡之。故世薦紳先生之惡釋氏者。亦百工爲生。

爭其糈者類已。豈不鄙乎。且世之爲政者。不知讀書。釋氏迺由其貝多之文。而旁及之者。往往有之。世微釋氏。吾東方之人。終且寥寥邪。則世薦紳先生。亦莫有所肄其業也。故予不佞。則爲其類已。而亦頗愛焉。乎爾。是以釋氏之徒。游予門者衆矣。越慧巖。肥玄海。其尤也。有慧寂者。亦好讀書。修文章之業。其志蓋嚶嚶如也。其人承親鸞。釋氏之別部也。鄉所謂其先人所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者也。有家人之樂。擊鮮之娛。是其類已者。亦爲不尠矣。是歲春。將游京師。乞予文。故書此以卑之。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秀緯之學成也。迺以醫受祿大垣。客咸訾方技可以行道乎。所仕非所學。失出處之義也。茂卿曰不然也。蓋古之時。吾邦先王遵唐制。郡縣其海內。修賓興之禮。禮其士。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處則編戶之氓。籍其鄉。歲時何戈矛。更戍於京師。庶人之役也。於是乎出處之道。比諸古焉。暨乎鹿鳴之歌。廢武人世其官。而民始尚族焉。鎌倉而降。文族益賸。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徧海內也。問其職。環衛駟從。束諸隊伍。猶故焉。勝國之際。封建之勢成。士又稍稍離其

土。列處一城之中。迺始制產以祿。不復事耒耜。兵農遂分。其爲君子者益定矣。然問其職。亦猶故焉。當今之時。朝廷以兵賦差諸侯。而諸侯之士。無大小悉屬諸隊伍。必擢顯職。而後始可謂之仕。而行其道者已。故以古視今。兵農雖分乎。仕而有祿。均之庶人也。故今之仕。猶不仕。其受祿。猶受廩也。苟失其祿。迺莫有一廩之地。以比五畝。豈得謂之處乎。必仕而後有處也。昔孟子謂晉天下之仕國。亦豈若今斯其急乎。夫秀緯之失其廩者久矣。古猶言之。親老家貧。不擇祿以仕。是故委吏司職。仲尼以之。況於今世乎。且所

仕非所學者非邪則相半之經豈仲尼所嘗學乎且
巫咸之賢殷之名臣也假使秀緯異日得於其君擢
諸隊伍以行道於其國乎則方技豈爲累其道哉故
語出處之道而不論其世何悖也客唯唯而退則會
秀緯之將發而來訣也茂卿稱觴以屬之曰夫海內
之粟莫美於大垣而醴之泉可以養其老子遊亦樂
哉季緯之喜益形乎色焉秀緯與予同姓系大連故
以其字氏云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土伯曄者豐人也豐諸侯國小笠氏最大而小笠氏

迨伯曄世尚有東西二侯土家所籍蓋東侯云會東
侯薨亾嗣國當除朝廷迺以其先世嘗有功鼎革
際立其疏屬子弟以奉其祀僅得比於附庸之微焉
於是乎國益朘削不得畜其舊臣世族之家也伯曄
辭其家大人來東都學鑿冀有以給水菽之奉哉比
成聘爲延陵上客夫輦轂下工鑿者故嘗有素封之
稱苟飾其術售焉五侯之饋可鯖也尚何所病家大
人之養哉伯曄顧迺爲上客延陵延陵在豐之南道
涂所經繇則歲時扈侯家述職庶可以便道歸子舍
中得家大人旬日歡者是其志爲爾伯曄旣已在延

陵邸中。暇則愈益自奮讀書。旁適它經史百氏之言。因肆力於文章彪如也。迨與服生平生從游相友善。時時迺偕。一生者來見予。予故識其非重糈食於伎人也。益異之。居亾何。辭延陵就豐西侯聘。伯曄曰。而今而後。吾得事吾親于吾家哉。鄉之置吾親道路旁。每來往。暫奉其顏色。以爲得計者何艱也。且延陵侯猶待年其邸不就封。而吾親其待邪。亦何問祿之崇庠。遂委質焉。人或病其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施。猶且攝鑿仕也。是雒儒氏之論已。予則謂不然。夫先王之道大亾對。而孟軻氏以說于諸侯也。與楊墨爭焉。程

朱氏揭心性以行天下也。與佛老爭焉。二者皆自小者也。小斯有對。有對斯妒。妒斯爭。亦何陋也。然未聞有與鑿爭者。有與鑿爭者。自雒儒氏始不愈陋乎。夫儒操觚鑿事七劑。皆有司之守也。豈能行道邪。今論者豈謂儒仕爲皆能行其道者邪。則執經講論處者何擇。豈謂揆文辭備顧問邪。則何病攝鑿唯大邦官事不攝。小邦則攝。固其所也。今士之祿者皆兵兵而攝儒人。則不非之。迺非夫以鑿攝也。兵與鑿何擇。且伯曄者爲其親仕者也。迺不於它邦而於豐。豐之東西侯同其出自。亦皆其先人所嘗服事之邦也。其

地山川相接焉。雞鳴狗吠之聲相聞焉。其風氣謠俗相若焉。其政魯衛焉。其人親戚昏媾朋好聯焉。而其家大人安焉。家大人所安。伯曄安焉。豈病其攝乎。若夫先王之道。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是在君大夫耳。非伯曄之所能爲也。故伯曄之仕。雖不能行先王之道。其邦哉。亦可謂能以先王之道守其身者也。書云。孝乎惟孝。施於有政。則伯曄有之矣。聞者說書以爲伯曄之贈。併解其所知識者之惑。

贈僧正卽如尊者序

僧正澄公。蓋有君子之道四焉。初予在赤城出門護

持之。薨刺目。時或游之。迺得謁公。眎之温恭人也。欣然出其所著述。修多羅業。眎之。予謝未學。則曰。支那之文。非其素業邪。予不得已受之。有所指擿。公愈益欣甚。當今之世。僧之得與王公抗。僧正眎三品高踞士大夫之上。傲以爲常。其腹枵如。乃不虛其心。以飾其智者。往往乎在。予六十之年。閱僧衆矣。其好學而不耻下問。能忘其賢者。唯故知恩了公與公耳。予於是乎知其謙焉。院西有土木事。訊之。復護國寺。寺者院故號也。故院迺在神橋北而燬。官併諸護國而收其地。自後護國得稱。護持而兼其封也。然護國之

名錄是遂。民先僧正慶公。憫其如此。力請于官。以兩之。曰境廣而可割。封之。租富而可造。是不復費官家之地與金。而先朝布金之迹。兩得以存也。官允其請。而慶公化。公繼而奉行之。如其志。五年而竣。公盡籍其土木之羨。以歸之。曰院食院。寺食寺。其所也。予於是乎知其廉焉。及予之移西郊。而聞公稱病辭院。驚問之。先是長谷虛席。乃有由護國躡公而陞之。又問諸從者。公憾邪。曰否也。公幼學于長谷。而自誓必以其所習傳諸長谷。公之所歷名利。而不即隱者。爲是故也。公今已矣。猶尚逡巡不敢去。以徼後榮。

非公志也。公蓋知命。脫然如釋負云。予於是乎知其勇焉。又請曰。長谷智積。其派尚矣。海內諸密寺。各有所繫。而不可得以淆矣。護持本籍長谷。元祿中。陞僧錄。正德乃俾通籍智積。爲錄故也。今停其錄。而猶不專繫長谷者。非也。官兩允其請。夫我躬弗閱。遑恤我後。是凡人之情。爲尔。公乃將去。而猶尔蹇蹇。予於是乎知其忠焉。物子曰。謙者未必忠。廉者未必勇。公兼四。可謂能修君子之行者而已。要之。視寺如官。視學如家。豈不釋氏之範乎。亦足以範世焉。方今國家治化之效。乃至俾釋氏亦修君子之行。是可紀也。

予既得與公交。迨其去。不容但已。祇其道之未學。故紀此以爲贈。

送罔仲錫徙常序

仲錫業已委質於常。藩越四年。藩徙史局。其國中。仲錫從之徙焉。其同僚頗有引例願留者。仲錫獨否。義形乎色。吾黨士私淑仲錫者。或惜其離群索居。鮮有切磋之益也。物子曰。吁。幸甚哉。而後仲錫其免乎爲都人士邪。夫東都者。天下大都會也。古者虞夏之陋。亾論已。周諸侯八千。雖夥乎。各家其國。十二年一述職。竣事則還。其間聘問之如織。未聞淹乎周焉者。故

宗周成周。自今觀之。亦曰王畿之都已。秦郡縣天下。而百官之祿。以萬石爲上。唐宋益賒。比古稍食。明則月石輦轂之下。是何以爲富乎。亦惟萬貨輻湊。五民之望集。乃陸運難哉。以此言之。書籍所紀載。其言雖泰乎。長安洛陽。南北京。可以知已。是何若吾東都之富。諸侯所家焉。今諸侯之祿。大踰百萬。而小萬石。以百數。五等之制。亦備哉。其士以春秋從之來代者。歲數十萬。各收租其國邑。而揮金東都之市。昇平成者。靡日日上。六十之州。不瀕海者。僅十。舟颿如蜚。萬里須臾。海內之貨。何物弗東。此民之易爲生。未有甚於

是者也。故日本雖小，東都雖偏，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豈惟吾海內云乎哉？關中平原千里，地無限隔，民居之靡制，歲除田作，塵著以千數，雞鳴狗吠之聲，今既達於數十里外，游惰比屋，姦偽藏中，欺詒攬挹，無所不至。乃世祿君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禮俗所拘，徒事外觀望之儼如天人，以養其痴，不學無術，事鮮所解，皆為其所謾，揚揚自得，習以弗察，靡然成風，下視上倣，文恬武熙，五穀弗分，四體弗勤，心多肉熱，嬉戲是常。其君子虛憍，其民訾竄，此都人士之俗也。今夫吾東都為天下大都會，周漢唐明所不能

及，則此俗亦古今所無也。秦漢唐明士大夫，雖寧乎，其知亦廣哉。官學千里，宦游萬里，燕越晉楚，轍迹周天下，艱阻備嘗，風土悉諳，異方山川，秀特之氣，得諸遇而發于文章者，不其然乎？今都人士，匏繫此土，而沉淫此俗，以此讀書求識古今之事，其耳目所未嘗，其何以能識之哉？習培塿以為山，問山不知，習汚注以為水，問水不知。諺曰：夏虫疑冰，以胸臆所無也。余幼從先大夫，遜於南總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諸侯所不國，君子是以弗居，乃田農樵牧，海蠶民之與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二

年矣。當其時。心甚悲。以爲不幸也。然不深都人士之俗。而嫺外州民間之事。以此讀書。所讀皆解。如身親踐。及後遇。赦得還。乃與都人士學者相難切。寡陋之學。或能發一識。時出其右。由是遂竊虛譽于海內者。南總之力也。段使予有天幸。而生不離都下。何以能爾。亦唯得爲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嘗謂南總沐憲。庶恩者。爲多於藩邸接見時。爲是故也。仲錫爲余亾室從子。居亦甚邇。自幼時常往來。見讀書。聰明善解事。工詩文。誠非都人士比。然俗之深人。猶如風塵緇其衣也。豈能皜然白乎。故曰。而今而後。其免乎。况

常者。親藩所國。西山先侯之化在焉。仲錫職史局。藩藏書。稱富海內。是豈我南總時比乎。其地益北多寒。與奧接壤。風氣勁哉。其民慤。其君子慷慨以好義。其俗勝都下遠甚。其山常山峩峩。其水大海洋洋。問山亦知。問水亦知。問諸外州事。民間疾苦。行將悉知。以此讀書。何書弗解。異日德器之成。其必稱天下士。亦豈我比。故吾謂仲錫此行幸甚。仲錫聞之喜曰。始孝先之勇行。以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也。已。今聞先生之言。乃於心有洒然焉者。遂書以爲贈。

但徠集卷之十一

